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五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吳志

陸遜傳曰字伯言代顧雍為丞相卒諡昭侯陸抗傳曰字幼節拜大司馬荊州牧機身長七尺

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世說

賞譽篇下注文士傳曰機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文選

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將軍又歎年逝賦注引王隱晉書作少為牙門將軍案軍字皆衍

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

文選文賦注引臧榮

緒晉書作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

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

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

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

文選注孫盛曰

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

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弛頓均作弛紊

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鋒均作蜂

義兵

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

伯世威棱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

蒸禪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闕之

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

吳志三嗣主傳注御覽二百九十九引霧合作霧集文選族作

衆合亦

雖兵以義動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義動均作義合

同盟勳

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

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定飭法修師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則威德翕赫賓禮名飭作飾文選亦作飾

賢而張公爲之雄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張公均作張昭文選考異曰陸機傳載此論俱作

張公想因入洛之後避晉文諱稱公又吳志注江表傳曰孫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然則士衡之稱張公亦有因也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

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

文選李注補正曰夷庚者藏車之所因學紀開云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此注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

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

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吳志三嗣主傳注引作以奇蹤襲於逸軌

叡心發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篤敬均作篤固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

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

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

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

寗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

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

名聲光國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名聲作聲名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

吳志

三嗣主傳注文選張惇上均有張惇二字文選作諷議

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

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祿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

衛主路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遺計作遺

算文選類聚十一均作遺諸

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

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

塞之舟下漢陰之岷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九日元和志鄧塞故城在臨漢縣東南二十二

里南臨宛口阻一小山號曰鄧塞孫堅破黃祖於此山下魏帝於此治舟艦以伐吳水經注鄧塞者鄧城東南

小山清水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干旅武步原隰謨

經其東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銳師作銳騎武步作武將虎步謨臣作謀臣文選亦作銳騎虎步

臣盈室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

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

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

戰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龍均作龍楚辭曰子輪不反登蓬龍而下隕今王逸注曰蓬龍山名也

子輪不反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挫鋒作摧鋒

勢衄財匱

而吳茫然坐乘其弊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茫然作藐然

故魏人請好漢

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

作西屠庸蜀文選亦作西屠

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

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

類聚十一引作三皇汪師韓文

選理學權輿曰注曰八代三皇五帝也又機五等論云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注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乎辨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亡各觀文立義也

而守長棘勁鍛望茲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

下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黎元均作四民

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

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巡作循

巨象逸駿擾於外

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耀作輝

珍瑰重迹而至

文選瑰或作貴

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

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黎

庶均作齊民文選理學權輿曰注晨服二字無解晨服猶云夙駕

而帝業固矣大皇既

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

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

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

績范曄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十七史商榷四十九日鍾

離斐文選作離斐李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丁奉與黎斐往解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然則鍾字衍也案黎斐事見魏志丁奉傳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吳志三嗣主傳曰建

衡三年司空孟仁卒注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遜皓字易焉案三嗣主傳孫休永安五年十月以光

祿勳孟宗為御史大樓立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夫是時尚未改名

股肱猶良文選良爰逮末葉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羣

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類聚十一逮均作及皇家有土崩

之變厥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眾奔于

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

之械文選考異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圉燕人

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類聚一

作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

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翕因險以飾智

文選類聚十一
翕均作公

功已薄矣其

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

度弘遠矣

吳志三嗣主傳注類
聚十一引弘均作深

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

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

文選李注補
正日金云丹

府猶赤心也府同

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

吳志三嗣主
傳注文選試

均作識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

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

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文選效命作致命高張公之德

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

規而除刑法之煩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刑法作刑政奇劉基之議而作

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

統之孤登壇抗懷歸魯子之功吳志三嗣主傳注引魯子作魯肅創投

怨言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怨言均作惡言文選李注補正曰金云左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又漢書朱信子瑜之節是以忠

博傳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臣競盡其謨吳志三嗣主傳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

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

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

與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

粗修雖醴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

吳志

三嗣主傳注文選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

百萬其野沃其兵練

吳志三嗣主傳注類聚十一引兵均作民

其器利其財

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

書鈔一百十九引東負作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

也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

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

吳志

三嗣主傳注文選類聚十一均作借敦率遺典

吳志三嗣主傳

注引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守

作遺憲

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文選此句上重山積有伺則二字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

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荆楚均作荆揚

是天

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

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寶作保文選資重幣作重資幣于

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懸旂江介

吳志三嗣主傳注引旂作旌

築壘

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

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八日赤谿在義陵州西北五里即陸抗築

城圍步闡處東合大江或謂之東坑李善曰東坑在深

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抗所築城在東坑上

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踴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

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

驚吳志三嗣主傳注文選驚均作警

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

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
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
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案文選或曰作立日注引太玄經
類聚十一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
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文選類聚十一

在均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

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

吳志三嗣主傳注非無眾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
引之萌作之誤

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

吳志三闕

主傳注引策作業修作循功不興而禍邁何哉所以用文選類聚十一引亦作循

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

以安百姓

吳志三闕主傳注引謙己作恭己

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

俊父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

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眾同慶則其

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

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

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

御覽八百六十一語林曰陸士衡在洛夏

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實云吾鄉曲之思轉深今來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之生感十七史商榷四十九

日案杜子美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
作文賦今觀晉書本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別有
據也其後機與雲同被害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
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大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末入
洛則年二十九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選
雲二十八矣文賦注威榮緒晉書曰司徒張華素重其名
識以文呈華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
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吳志陸抗傳注引機
雲別傳作張華一見而奇之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曰
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文學篇注文章傳曰司空張華見
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
於不才至子為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世說言語篇注
文乃患太多也引晉陽秋作平
吳之利在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
獲二雋
何以敵此世說言語篇作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
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書鈔一百四十四引
郭子亦云答云千里萼羹末下鹽豉御覽一百七十與
數斛羊酪地志曰吳大帝以

陸遜爲華亭侯以其所居爲封也華亭谷出佳魚蓴菜
故陸機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王楙野客叢書曰或者
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
日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則非地名東坡詩
日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日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日詩思末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
詩日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時人稱爲名對張
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
華薦之諸公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後太傅楊駿辟
爲祭酒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謝平原內史表注
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文選文賦注臧榮緒晉
表被徵爲太子洗馬書鈔五十七御覽二百三十四王
隱晉書日陸機以文學爲祕書監虞濬所請爲著作郎
議晉書限斷吳志陸抗傳注引機范陽盧志於眾中問
雲別傳著作郎上有尙書二字
機日陸遜陸抗於君近遠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郭機日
子作陸抗是卿何物

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御覽三百八十八引郭子

作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

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御覽

三百八十八引郭子作識者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

郎中令書鈔六十六陸機皇太子清晏詩序云元康四

十二引陸機謝吳王表案此表當是補郎中時所上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文選

陸機答賈謐詩序云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書鈔六十王隱晉書曰為尚書郎與吳王表曰以臣頗涉文學見

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書鈔六十九陸機表

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非私之謂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

將篡位以為中書郎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日以文學轉中書郎倫之誅也

齊王固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

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

死徙邊遇赦而止

文選讓開府表注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

一字一迹自可分別御覽二百二十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收士衡付廷尉出後謝表曰臣以職在中書制

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不獲已乃許發內妹喪出就弟雲哭位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開文選齊安

陸王碑文注引機謝成都王賡曰慶雲惠露止于落葉案謝表謝賡當是減死後所上初機有駿

犬名曰黃耳甚愛之

類聚九十四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

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點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大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既而羈寓

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

消息不大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

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九類取

四述異記曰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

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

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

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

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

大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

百步聚土為墳村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

人呼為黃耳冢案機思歸賦序曰余率役京室去家四載以元康

還吳六年冬取急歸而羌虜作亂王師外征機與憤而

成篇云云以時攷之此賦蓋作於是時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罔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選文

豪士賦序注引臧榮緒晉書作及齊亡作豪其序曰夫

士賦晉書校文三曰臧書與此異疑不足據循一作心以為

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脩循一作心以為

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
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
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
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

文選煩作繁

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

本集作民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

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

得之於時世

本集作勢

也厯觀今古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

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
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晦其
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

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

元本無所字

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乎

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

本集作代主制

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
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
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
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
客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
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

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
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
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
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平糴大名以冒道家之忌
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
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
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本集作民之不
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
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元本作眙謂

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
矜聞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
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
爲此也

文選爲
作謂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

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
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
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
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
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

一匱之費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
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
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
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
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
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
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文選王者
作先王廣
均作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文選
廣作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
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文選類聚
五十一裁

作財案財

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文選盤作磐

宗庶雜

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

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

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

案文選人均作民唐

人避諱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文選

改爲人而後利之利作而後利

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

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

文選

類聚五十一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

文選政作治

九服

之內

文選內作民

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

於是乎結

案文選禮作體注引禮記體信以達順是當從文選作體

世平足以敦風

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

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

文選思化作思

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眾目營方則天網自刑四

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

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

於必諒

案文選原作愿諒作涼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左氏傳君子作法於涼杜預曰涼薄也

此原字爲愿字之譌諒字爲涼字之譌

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

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

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

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

制有隆爾者

文選隆下有焉字

豈玩二王之禍而閤經世之算

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

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

文選

獲作權注引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

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

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

文選興化作致治

故國憂賴

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

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

勢使之然歟

文選事作置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

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味於弱下國慶獨喪其利

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歟實由

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

類聚五十一引亡萬國作

忘經

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

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

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

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

循其制

文選其制作周制

雖則無道有與共亡

文選共亡作共弊

覆滅

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柱大啟王侯境土踰隘不遵舊

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

富

文選類聚五十一姐作阻

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

遲六臣犯其弱網

文選注曰漢書賈誼曰大抵強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強則先反韓信倚

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

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亡入匈奴故不數之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

於黔徒

文選黔作黥

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

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

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

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履車之遺轍

由作猶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

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

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閭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

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

文選以安待危作以治待亂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閭暫

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

文選嬖臣作孽臣

九服夕亂哉遠惟

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

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殺之禍

文選殺作弑

眾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

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

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

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

文選財作

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

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

吏圖物

文選吏作利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

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

文選夙慕作夙夜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

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

平原內史

文選歎近賦注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又謝平原內史表注

滅榮緒

晉書曰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

穎用機為平原相

太安初穎與河閒王順起兵討長沙王又假

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

諸軍二十餘萬人

成都王穎傳作前將軍御覽七百六十七晉起居注曰成都王使陸機都

督三十萬眾

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初抗之克步

聞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日後世必受其殃

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

御覽

四百二十引三十國春秋曰機吳人而在龍族之上人多惡之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作機吳人羈旅單

官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

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

所以速禍也

周家祿校勘記曰上爲當作謂

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

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

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

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廬志心害機寵

世說尤悔篇注

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廬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

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

君閭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

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

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

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

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

惠帝紀作

太安二年十月破陸機于建春門斬其大將賈崇水經
穀水注曰穀水又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爲
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又引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
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爲洛軍所乘大敗
於鹿苑人相登躡死於塹中及七里澗澗爲之滿案本
傳上文言機爲河北大都督與此作前鋒都督者異讀
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七月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
里澗在故洛城東二十里
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
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玖弟超超將鐵騎百餘人
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
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
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
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
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

軍王閼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

大怒

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作穎信之

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

繞車

世說尤悔篇注御覽六百九十九引機別傳黑幟作黑幔

手決不開天明而秀

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哈

世說尤悔篇注引機別傳作機解戎服著衣帽

與秀相

見神色自若

世說尤悔篇注引機別傳神色作容貌

謂秀曰自吳朝傾覆

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

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

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敦煌石室殘本修文殿御覽引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今日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吳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機兄弟素游於此十有餘年耳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日華亭谷在華亭縣西三十五里

陸遜陸抗宅在其側遜封華亭侯陸機云華亭鶴唳此地是也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四日崑山在松江府西北
二十三里其西為長谷亦曰華亭谷杜佑曰華亭縣以
華亭谷而名世說尤悔篇注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
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
此歎書鈔一百二十一引語林作陸士衡作河北都督
已被問搆內懷憂慙聞眾軍警角謂其司馬孫掾曰
王伯孫困入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也案拯傳不言
為司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晉書曰遂為穎所害
馬臨刑年四
十有三
之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
之莫不流涕御覽四百二十引三十國春秋曰穎誅機
林曰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云
清河太守陸雲也則此書乃雲從子所作陸機傳二子
蔚夏則不知其蔚歟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
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
痛惜是日昏霧晝合別傳作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

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吳志

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世說言語篇注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文學篇曰陸

文若排沙簡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

金往往見寶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困學紀聞二十日攻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立圃之積玉無非

崔君苗也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

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作

機文章爲世所重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

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書鈔一百四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集兄文爲二十

卷書不工紙不精恨之隋志陸機集十四卷注

云梁有四十七卷錄一卷亡唐志孫桓傳作十五卷

孫拯者

晉書校文三曰吳志孫桓傳注引吳書及文士傳拯皆作丞通鑑攷異引晉春秋則作承文館

詞林

桓莊載有孫承贈陸機詩及機答承詩當卽一人

三字

形聲都近不知孰誤隋志云梁有少府丞孫極集

二卷

錄一卷亡唐志仍著錄案孫極爲孫字顯世吳郡

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

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

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

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

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

亦死

御覽三百七十二陸機別傳曰孟玖欺成都王穎曰陸機司馬孫拯備知機情可考驗也穎於是收

拯父子五人考掠備加踝骨皆脫出終不誣機又四百
二十引三十國春秋曰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為後軍司
馬至是收承下獄考捶數百兩髀骨見終言機冤吏知
承義烈謂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能濟死復
天曰陸君兄弟今之奇士有願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
相誣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
冤承喻之曰吾唯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耶慈
日僕又安負君而生乎固明承冤又疾之亦并見害
又四百三十八張鄴之嬰傳文士傳曰收承付刺奸獄
考掠千餘兩踝骨見終不自誣獄吏作承服辭謀反狀
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案承均為拯之謫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

世說賞譽篇上注陸雲別傳曰

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儒雅有俊才容貌瓌

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

為項託楊烏之疇也賞譽篇下注文士

少與兄機齊名

傳曰雲性弘靜怡然為士友所宗

世說言語篇注晉陽秋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

日機與弟雲並有雋才

吳志

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作雲亦善屬號曰二陸幼時吳

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

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紀瞻傳稱尚書閔鴻薛兼傳

入引閔鴻與劉子雅書隋志有徵士閔鴻集三卷唐志作二卷案隋志稱徵士或入晉後徵而不起歟曰

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御覽三百七十九引當作定後舉雲賢良

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

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

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緞經上船於水

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

識世說排調篇注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

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荀岳墓碣云岳字於伯小字異姓樂平府君之第一子夫人劉東萊劉仲雄之女息男隱字

鳴鶴隱司徒左西曹掾子男瓊字華孫又歷敘岳之官
閎自本郡功曹史至中書侍郎案世說注引家傳岳父
昕樂安太守當據碑作樂平以正之家傳隱官廷尉平
而碑作左西曹掾蓋初為廷尉平而終於西曹掾亦當
以碑為得實劉仲雄名毅本書有傳惟荀昕不見史傳
碑又不敢直書其名攷魏志荀攸傳攸叔父衡裴注引
荀氏家傳曰衡子祈字伯旗位至濟陰太守疑昕與祈
即一人因字形相近而誤或會歷濟陰樂平兩郡而碑
與傳各舉
其一耳
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

抗手曰
世說排調篇作張令其語以其並
雲閒陸士龍

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

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
世說排調篇挾作布
隱曰本謂是雲龍騃

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
世說排調篇乃是作
是以

發遲華撫手大笑
世說排調篇注荀氏家傳曰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

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

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世說賞譽篇上注陸雲別傳曰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浚常歎

日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

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

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

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

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

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

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

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

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書鈔七十八王隱晉書曰民思恩惠圖畫形像配食於村社吳志陸

抗傳注機雲別傳曰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立爲尋拜吳生祠寰宇記一日陸雲祠在浚儀縣東北三里

王晏郎中令

案陸雲集有吳王令五首

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

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庶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

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庶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庶官悉州閭一介疏閭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

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庥運之

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
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
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立夏思樂
百氏博採其珍辭道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
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
淪虛藏器裴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
盤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闕宇
四門啟籥立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
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
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

初學記二十
引作若得言

論端委大學
錯綜藝文

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

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

之祀矣入為尙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

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晉時郡

事然名稱宰相亂如陸雲稱清河內史亦稱太守蘇峻稱

桓彝稱宣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

陽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

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

章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

稱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城內史太守

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

司馬雲歲暮賦序云永嘉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

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

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

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

日臣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

納玖又從而毀之世說尤悔篇注機別傳曰黃門孟玖

求爲邯鄲令於穎穎交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

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案別傳作孟玖自求邯鄲

令與本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

傳異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

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聚嵩等上疏曰統

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

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

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

旦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
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
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
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
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
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
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
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
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
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

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
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
機敢竭愚慙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
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
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
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
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
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
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
祭

輿地紀勝五日陸雲墓在平江府橫山

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

案隋志陸

雲集十二卷唐志直齋書錄解題並十卷崇文總目作八卷蓋宋時止存十卷或八卷也又撰新書十篇御覽六百二抱朴子外篇齡本曰陸子二篇誠爲雖鴻筆不可益也又曰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案隋志道家類陸雲陸子十卷卽新書也他書未有言陸機著陸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子者附注此待攷

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立學自此談老殊

進水經穀水注袁氏王陸詩序曰機初入洛次河南之
偃師忽結陰望道左若民居者因往往逗宿見一少年
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致一辯
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
逆旅姬日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
王家基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羅雲攢木蔽日知所
遇者乃王弼也弼懷貽顧刻此八百八十四兩引異苑
難雲案此事或屬諸機或屬諸雲豈二陸同入洛事耶
不能臆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
斷也

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
闇朝案吳志陸抗傳注引機雲別傳曰馬援擇君凡人
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敢
本傳載孫惠之語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
上下文多四句

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
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

書鈔六十一引王隱晉書誤作陸嘉字父瑄

吳吏部尙書

吳志陸瑁傳曰字子璋拜議郎選喜仕吳

累遷吏部尙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

吳志陸瑁傳曰

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尙書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

仕吳稍至屯騎校尉既名族有德行名聲好學有才思

案喜仕吳歷官蓋由屯騎校尉累遷

至尙書也本書與王書互有詳略

嘗爲自敘其略曰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

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

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厯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

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

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

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

第一者乎

元作予

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

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立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

者日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僞尙書陸
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
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
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
尋卒

陸雲陸府君誄曰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

子育爲尙書

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
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
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
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

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
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
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
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永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
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
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
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
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
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
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

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
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窓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
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
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寶
而不諒謫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
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
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戮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晉書斟注卷五十四